

从今年第1期起,《作品》杂志开设“典藏记忆·《作品》70周年纪念”专栏,刊发了20多位作家、编辑、评刊员的回顾性文章和访谈。在近期举办的第五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周上,“《作品》70年·新大众文艺的文学实践”论坛和“《作品》创刊70周年·大家手稿展”等活动在广州举行。活动现场,通过嘉宾们的讲述,《作品》杂志的办刊风格及其所承载的文学图景变得更加清晰。

六位作者,六段故事

近些年来,一大批来自各行各业的素人作者,从《作品》杂志这片文学园地中走出来,绽放出独特的文学光彩。在杂志创刊70周年之际,《作品》编辑部认为,应该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这些真诚的写作者,投向他们的作品,以及作品和作者之间的关系。在“《作品》70年·新大众文艺的文学实践”论坛上,主办方发布了关于唐诗、吴可彦、温雄珍、王瑛、邵一飞、王晓等素人写作者的系列短视频。这些视频聚焦他们的日常生活——跑外卖、做清洁、摆地摊……视频中细微动人的细节,折射出了新大众文艺创作者在生活中写作的本真状态以及对文学的赤诚之心。这些素人写作者在论坛上分享了自己的写作故事,以及与《作品》编辑部之间的情谊。

“我的疲惫是真的,向往也是真的,粗鄙是真的,细腻也是真的。”这是唐诗对生活与写作关系的直接感受。20世纪90年代末,她从湖南老家跑到广东打工,辗转于东莞、肇庆、深圳等多个城市,做过形形色色的工作,比如流水线工人、社区通讯员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她一个人带着女儿清秋住在深圳宝安的一个城中村。虽然生活面临很多挑战,但她关注的是那些温暖而动人的瞬间。在疲惫生活的间隙,她坚持在博客上记录自己陪伴女儿成长的点点滴滴。2015年,《作品》的编辑偶然翻到唐诗的博客,花了一上午读完所有博文,并留言约稿。后来,其中的一组博文以《单亲妈妈育儿笔记》为题,刊发于《作品》2015年第11期(上半月刊)。唐诗仍然记得当时的心情,“很激动,久久无法平静,感恩《作品》让文字发光、让素人发光”。这组育儿笔记经过广东省省作协的扶持,结集成《清秋笔记》出版。唐诗说:“通过文学,我认识了有趣的人、可爱的人。文学离我的生活如此之近。所以,不管文学带给我的是什么,我都接受。喜悦的、悲伤的,我都愿意接受。”

“对于盲人而言,按摩是最靠谱的职业。但因为文学,我离开按摩床,来到竹马戏剧团工作。人生如戏,我做不了自己人生的编剧,但可以通过文学修改存在的可能。”吴可彦13岁时检查出患有视网膜疾病。后来,他的视力逐渐下降直至失明。在盲校读书时,老师和同学都劝他放弃文学的梦想,“盲人就应该踏踏实实地做按摩”。可是,吴可彦坚持通过扫描仪读书,通过语音软件写作。他觉得,盲人在成为作家的道路上基本上是没有障碍的,“如果我没有成为作家,肯定不是因为眼睛,只会是因为不够坚持”。2019年,《作品》编辑部收到了吴可彦的长篇小说《盲校》。小说从盲人的视角深入书写盲人的世界,写他们内心的温暖与光明,细节震撼人心。在编辑的指导下,吴可彦对作品进行了一年的打磨。2020年第10期,《作品》全文发表了《盲校》。2022年,《盲校》入选第三届福建省中长篇小说双年榜。吴可彦认为,对素人写作而言,“写什么”比“怎么写”重要得多,“生命体验没到那个境界,要写的那些东西没到那个境界,用了再多的技巧也没有用”。素人写作就是要扎到泥地里去,书写摸爬滚打的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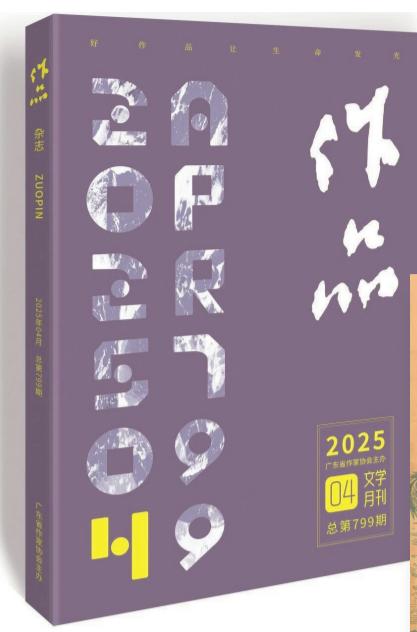
温雄珍小学五年级辍学,15岁离开家乡到广东打工,如今她白天在服装店里看摊位,晚上就去烧烤店当服务员,生活累是累了点,但诗歌让她看到了光亮。温雄珍“结识”现代诗缘于1993年在姑妈家读到了席慕蓉的诗集,“很快就被这种文体吸引住,后来开始模仿,但那时写了很多都是鸡汤式的文字”。2015年起,她通过网络与专业诗人们有了更多的交流,慢慢懂得如何写真正的诗。2024年,《作品》杂志收到了温雄珍的组诗。编辑读了之后,深受感动。《作品》杂志有“天下好诗”栏目,单数期发“他们的诗”,双数期发“她们的诗”。为了把温雄珍的诗凸显出来,《作品》2024年第12期在“她们的诗”之外,另设了“诗与评”子栏目,专门刊发温雄珍的13首短诗和1首长诗,并打破惯例为其配发了东莞市作协主席胡磊撰写的近7000字的诗评。今年6月,温雄珍第一部诗集《东江水暖》与花城出版社正式签约;《炭火上安居》也获得了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项目的扶持。她说:“一路上,得到这么多老师的帮助,我何其有幸。文字可以治愈人。如果没有诗歌,就没有今天的我。我也希望别人能够从我的诗歌里面看到光。”

王瑛出生在四川省内江市一个偏远乡村。2008年汶川地震,王瑛在路上睡了三个晚上,此后离开老家来到东莞,主要从事幼儿园教师工作。她退休后,因为生活压力还在,就去应聘做清洁工。王瑛将自己的笔触聚焦到清洁工群体上:“我们空闲的时候会聊天,聊起各自的家庭、经历的生活。说到生活不易时,我们一起流泪,我们又相互鼓励,也看见生活的希望……”王瑛始终没有停下自己的记录,有闲暇就躲在墙外乌桕树下,打开手机一个字一个字地敲。2024年8月29日,她完成了8万多字的记录,取名《擦亮高楼》。王瑛找到了《作品》杂志的投稿邮箱,但不会操作,便让一个朋友帮忙打包、发送。过了几天,编辑回信:“写得不错,真实感人。”过了一个月,王瑛得知,《作品》2025年第1期将以《清洁女工笔记》为题选发一组。收到样刊的时候,王瑛发现,《作品》杂志今年新增了“素人写作”的栏目,而《清洁女工

好作品让生命发光

《作品》杂志,从新的起点再出发

□ 黄煌榕



《作品》2025年第4期



《作品》创刊号



《作品》杂志社的陈列室

笔记》就是栏目刊发的第一篇作品。《作品》编辑部还把《擦亮高楼》全文推荐给花城出版社。不久,王瑛收到了花城出版社的出版合同书。王瑛表示,她会继续关注更多普通劳动者的生活,“从主观走向客观,从写我到写千千万万的我”。

《作品》2025年第4期在“超新星大爆炸”栏目推出了邵一飞的三篇小说,名为《嘿嘿》《嘿嘿嘿》《嘿》。邵一飞说:“嘿嘿!面对世界,我经常这样‘嘿嘿’地笑。这几个词语,特别适合表达我自己所处的情境,同时也反映了我自己的反省和思考。人生本来就是可以‘嘿嘿’一笑了之的,偏有很多过度当真的人,于是大家都变成了不得不‘嘿嘿’的人。”邵一飞的小说,主要是以沿海地区城市和现代社会为背景,试图反映其中的某些人生情状,非虚构之中融合隐喻。他将“隐喻”视为小说创作的顶层美学,“语言本身就是一个个绝对化的隐喻”,“我们所认为的世界本身,就是一个最大、最深刻的隐喻”,“而我们自己,都是按照隐喻的方式存在着”。邵一飞以“超新星”的身份亮相,但实际上是一个已经退休的公务员。这也说明,《作品》杂志判断“超新星”“素人”,不仅仅是考虑年龄、职业,更考虑作品的质地和风貌。

“专业作家去关注和素人作家自己写,两者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广东省作协主席、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认为,长期以来的文学实践中,有很多专业作家去关注普通人的生活,但这是一种外部的视角,被书写者自身往往是“无声”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基层写作者自己站出来写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真实鲜活的内部视角和经验。这种通过“摸过”“丈量过”“感知过”而获得的细节和经验,让文学作品更具真实的生命力。

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副主任刘琼、《文学评论》编审刘艳、《当代作家评论》主编韩春燕、花城出版社社长张懿、中国作家网总编辑王杨等对六位作者的作品进行点评。大家谈到,对于文学创作而言,情感永远是最根本的驱动力。这些作品中有真实的情感、真实的体验,这也是新大众文艺让人关注的重要原因。他们始终是在流着眼泪写生活中的微笑。他们的作品展现出来的坚韧、顽强,以及那种不竭的生命力,非常打动人。《作品》杂志积极关注新大众文艺创作者,成为这些写作者的托举者,体现了一种担当意识。希望更多的人参与进来,用自己的微光共同照亮文学的天空。

除了推举素人写作,《作品》杂志对文学新人的扶持也尤为引人关注。早在2013年,《作品》就推出了“浪潮1990”栏目,到2015年底为止,共推出46位“90后”作家的作品。从2017年第1期开始,《作品》将栏目更名为“90后推90后”,编辑的方式也发生了巨大改变:每一期推出一男一女两个“90后”作家作品;这一期的作者,成为下一期栏目用稿的推荐者,实现了“90后写,90后编”。“90后文学观察”“70后对话90后”等内容,在一段时间里也成为该栏目的子版块。2020年,为了使栏目更具包容性、使之涵盖更年轻的写作者,《作品》开设了“网生代@”专栏。栏

目定位为“大学生作品联展”,面向全世界用中文写作的大学生征稿。目前已经展出90位大学生的文学作品。

2023年开始,《作品》设置“超新星大爆炸”栏目,以超大力度推出文学新人。这种超大力度表现为:一个新人连推三期,第一期集中发表其3至6篇小说,第二期刊发两篇关于其小说的评论,第三期推出访谈和印象记。据介绍,这个栏目的灵感来源是2019年的“推手”栏目。当时,《作品》编辑读到青年作家索南才让的一篇小说,感觉语言很特别,充满异质性。于是,就约来了索南才让写好的全部稿子,一共是6篇小说。三审看了之后,觉得都很好,就想着“干脆一次性全部发掉”。于是,就专门设置了“推手”栏目,集中刊发了索南才让的5篇小说(剩下的一篇别的刊物已先发出来了),并配了访谈和评论。2019年的“推手”尝试,加上多年来在“网生代@”等专栏

扶上马,送一程

上述六位作者的讲述,从不同侧面道出了广东省作协特别是《作品》杂志对新大众文艺创作者的关注。近年来,《作品》杂志以“记录”“素人写作”等栏目推出大量优秀的素人写作者,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论坛上,主办方代表和与会专家围绕素人写作、新大众文艺的重要意义以及今后的扶持路径等分享了各自的看法。

“新大众文艺是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文化创

“内容经典化”就是要求选稿要精,要有经典意识,但更重要的一层是,要有文学史的眼光。为此,《作品》杂志设置了“大匠来了”“经典70后”“大家手稿”等栏目。

“大匠来了”从2022年开始设置,是对国内知名作家的深入访谈,每期刊发3万至6万字。这期间,专栏推出了王蒙、莫言、余华、贾平凹等35位国内作家的访谈。今年,“大匠来了”推出了“国际版”,主要刊发对国外作家、艺术家的采访,同时配有关于其作品的导读。截至目前,埃乌杰尼奥·蒙塔莱(意大利)、J.M.库切(南非)、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波兰)等10人的访谈已经在“大匠来了·国际版”陆续刊出。《大匠来了》(4卷本)图书也即将在花城出版社出版。

“经典70后”栏目主要是在2020年至2022年推出。栏目设置的初衷是:当时“70后”作家创作非常活跃,对文学期刊而言,“得70后者得天下”;设置专栏,有利于争取到最好的稿子,而且可以为“70后”作家作品的经典化作一些努力。栏目每期刊发作家的一篇作品,同时配发评论家撰写的3万至5万字的随笔风格的作家论。《作品》编辑部对栏目作者进行认真研究与讨论,确定徐则臣、乔叶等16位作家人选。这个栏目最后结集为《经典70后》一书,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2年前,《作品》设置“大家手稿”专栏,每期刊刊当代文坛名家手稿10页,近两年更是关注一线批评家的手稿,至今已累积140余件手稿。在第五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周期间,《作品》杂志社策划了“《作品》创刊70周年·大家手稿展”,精选35位作家的手稿进行展出。其中,有茅盾文学奖得主6人,鲁迅文学奖得主15人。手稿是作品的出生证,其增改调删的痕迹,可以作为研究作家创作过程最直观的第一手资料。同时,手稿又是作家个人的镜像,其作为线条艺术,能够显现作家的心性与书法功力。

在“传播大众化”方面,《作品》杂志社也有多样探索。最为引人关注的是“《作品》评刊团”。《作品》评刊团2018年成立,现有16个小组,共计420人。评刊员几乎覆盖全国各省份,另有欧美多国的留学生加入。有些高校组团参与,所以在读大学生占比较高,其余为来自各行各业的文学爱好者。平时,各个小组的组长负责联络组员,收集、整理评刊稿件。每到两月举行一次线上研讨,由《作品》编辑根据评刊稿件质量选择发言人,优质稿件在《作品》杂志上发表,优稿优酬。每年评选十佳评刊员,评选机制为积分制。评刊员写评论、参加研讨发言、发表评论文章、主持评刊活动、积极转发《作品》公众号文章等均可获得相应积分。年终以积分评出十佳评刊员,并为十佳评刊员举办线上直播颁奖。

评刊员们在参与评刊的过程中,也慢慢成长起来。陕西的阿探2017年因朋友在《作品》发表小说,接触《作品》评刊团。他积极撰写评刊稿件并不断得到发表,2019年获得了《作品》十佳评刊员奖金。随着在各地发表的评论文章越来越多,他成为一些文学刊物的特约编辑和一些研究机构的特聘研究员。内蒙古的阿尼苏当过押运员、语文教师,在2018年偶然看到《作品》招聘评刊员的消息,他随即报名参加,后来成为第9小组的组长。在评刊的过程中,他自己也慢慢写作,《作品》2019年第9期刊出了他的小说处女作《西日嘎》。此后近六年里,他持续耕耘,已在《小说月报》《青年文学》等文学报刊发表80余万字作品。华东师范大学学生刘天宇2020年读大二时加入《作品》评刊团。他觉得,这可以让他更直接地与作家进行线上交流,直观感受文学现场,并且进行评论写作的尝试。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评刊团的成员来自各行各业,他们对作品的品评比较感性化,这有利于对冲自己所接受的学院化训练。

《作品》的“稿酬打赏制”也颇具创新性。近些年,《作品》的基础稿费一般是千字500元。每个季度进行一次季度赏,季度赏作品由读者网络投票产生;另外,在广东省作协纪委监督下,由编辑部投票从遗珠(网络读者未选作品)中产生6名直赏者。按得票名次,发放千字100元至500元不等的二次稿酬。每年还会进行年度赏。进入年度赏的作者自动获得年度赏参评资格,由读者网络投票,从季度赏中选出60%的作者获得年度赏。这等于获得了第三次稿酬。这样的稿酬发放机制,真正落实了优稿优酬,杜绝了主编一支笔发放差异稿酬引发作者不满。与此同时,网络投票吸引广大网友关注《作品》杂志,关注《作品》中的作家作品。每次网络投票,平均参与者达5万人,最高的时候达到25万人。这极大地扩大了《作品》杂志的影响力。

在新媒体方面,《作品》杂志社很早就开设了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2023年开始试水小红书,并积极利用网络平台举行文学公益讲座。迄今已经邀请谢有顺、付秀莹、付如初、杨庆祥、周晓枫、李浩等十余位作家、编辑在“作品公开课”开讲。《作品》编辑部介绍,今后,杂志社将会加大视频号的运营力度,策划谈话类的视频节目,将杂志内容与新媒体进行更深度的融合。

70年筚路蓝缕,70年风雨兼程。70年来,《作品》杂志在众多作家、读者的支持和众多编辑的努力下,走过了不平凡的旅程。翻阅“典藏记忆·《作品》70周年纪念”专栏中的文章,一代代《作品》编辑为了杂志的生存和发展,为了新人的成长和作品的完善,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他们以文学守望者的姿态,让《作品》这棵文学之树在南国沃土上枝繁叶茂。王十月表示,《作品》编辑团队会继承发扬前辈们的风范,走出书斋、走向更广阔的人群,努力将杂志办成具有更强引领力的文学期刊。